

读书雅趣多

说到读书,很多人脑海里总会浮现正襟危坐、头悬梁、锥刺股的画面,仿佛读书本就是一件辛苦枯燥的事。其实不然,读书自带雅趣,从古至今,无数文人雅士都在书卷中寻得真乐,于字里行间得自在欢喜,把寻常日子过得清雅悠长。

读书之趣,首在随心会意,不为外物所拘。东晋陶渊明归隐田园,菊香为伴,书卷随身。他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写道: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”他读书不钻艰深训诂,不困繁琐考据,只在文字中寻找心神相合的片刻。春耕归来、夏夜乘凉,随手展卷,偶遇妙意便欣喜忘食,不为功名,不为利禄,只为与先贤对话、与本心相逢。这种随性而读、会意而喜的姿态,正是读书最本真的乐趣。

读书之趣,妙在洒脱自在,不拘姿态形式。民国文人林语堂自谓“书淫”,最懂读书贵在随心。他读书从不正襟危坐,或卧藤椅,或倚窗前,兴之所至,随手翻阅。合心意则细读再三,不合意便轻轻翻过,绝不勉强自己。他主张读书如择友,贵在情投意合。一盏清茶,一卷好书,一段闲时,便能抛开尘俗烦扰,在文字间安享一方清静天地。这般无拘无束的读



法,尽显读书人的洒脱与雅量。

读书之趣,贵在心存热爱,不为规矩所限。现代学者季羨林年少时便痴读如狂。叔父管教严格,不许他翻看“闲书”,他便将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藏于粮缸之中,趁大人不备,偷偷取出,在僻静处一读便是半日。桌面上是正经课业,桌面下是心爱书卷,江湖风云、神魔百态,让他沉醉不已。即便后来成为学界泰斗,他依旧保持这份纯粹热爱,读书不为功利,只为好奇与欢喜,在文字中永葆一颗赤子之心。

读书之趣,更在以文会友,共

赏奇文妙理。古人有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,今人亦有围坐共读、畅谈心得。一人吟诵佳句,一人感叹妙理,会心处相视一笑,有分歧时从容探讨,无世俗算计,无虚礼客套,只在笔墨往来中交流思想,在谈古论今中增进情谊。这种以书为媒的相交,是读书人独有的风雅。

古往今来,真正的读书人皆重趣不重利,重神不重形。陶渊明的会意、林语堂的随性、季羨林的痴读,方式虽异,内核相通:读书本为养心,而非负累。飞花令、诗钟、射覆是雅趣,焚香展卷、灯下默读亦是清欢,关键不在形式,而在从容自在的心境。

如今一些读书人,过于追求实用与速成,一书未开先问功用,一事未成先计收益,把读书当作任务与工具,逐功利而失本心,读来读去,反倒丢了最珍贵的乐趣。古今读书人的故事提醒我们:读书不必苦大仇深,不必急功近利。真正的读书,是让文字入心,让心境平和,在书香中得安宁,在笔墨里见天地。

读书的妙处,正在于此。于平淡中寻风雅,于静默中得澄明,不求闻达,只为心安。一卷在手,万事皆轻,这便是读书最绵长、最动人的雅趣。

陆冬英

愿做一棵柳

记得小时候,我曾问做教师的父亲:“为啥偏偏种一棵柳?”父亲和蔼地说:“等长大了你也会喜欢她的!”

7岁那年,该上学了,我哭闹了一场,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县城,离开了母亲,随父亲来到微山湖边一个绿柳环绕的渔村小学。

学校三十多个学生分成五个年级。父亲集校长、班主任、炊事员于一身。在那里,我懂得了“沿河看杨柳,耕牛遍地走”的道理。直到考入医学院校,我都未曾忘怀过父亲和我那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的母校,以至于每逢节假日总要实地走一走,为父亲捎点衣物,见见儿时的伙伴……

今年初夏,年已花甲的父亲告别了他耕耘三十多年的讲坛,光荣退休。离校那天,我和女儿开车去接他,县教委的领导专程去欢送,许多老师和学生把他送至校门口,在当年自己亲手种植的绿柳下,父亲站住,无限感慨地说:“这是我初来时栽下的,如今已经长成了做‘栋梁’的材料,看看这柳树,只要你们像她一样,踏踏实实,都会很快成材的!”

张成群

古人伏日“宅”哲学

《汉官旧仪》记载:“伏日万鬼行,故尽日闭,不干它事。”今人读来,常会笑古人畏鬼天真。细细品读便知,所谓避鬼只是托词,驱使人们闭门不出的,实则是滚滚暑气。阳气鼎盛难耐酷暑,人们寻理由休憩,与其说是躲避鬼魅,不如说是向盛夏递上一封休战书。汉代设立伏日假期,官吏休沐、百姓歇工。

乡间流传“三伏闭门歇,不与烈日争”,农人顺应天时休养气力。唐代将三伏纳入法定假日,宋人笔记亦常有伏天谢客的记述。古时这份顺应时节的“强制休憩”,藏着朴素又温暖的体恤。闭门不是困守煎熬,而是隔绝外界纷扰。可静心读书、闲观树影流转,在静谧里感受松弛。

同样是居家避暑,今人宅居时常心怀焦虑,总担忧虚度光阴;古人闭户却心安理得,节气为休憩正名,不必时时与世事奔忙。

叶正尹

夏天自有答案

陈泽闻

麦田开始泛黄
云正在天空
缓慢移动
风吹过人间的时候
所有沉默的事物
都在悄悄生长
那些未完成的梦想
深夜里的迷茫
没有说出口的遗憾
终会像夏天的雨一样
在某一天落下来
蝉会鸣叫
会盛开
晚霞会染红整片天空
而所有认真生活的人
也终将在某个夏天
与更好的自己重逢

一方水土聚人心

造访马摆河,纯属偶然。朋友一句“山水好,人更好”,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当地人老徐颇为自豪地说,这里依山傍水,兼得山水之利。老徐家坐落于村西,院中一棵枇杷树生机盎然。徐嫂热情端出自家土茶与新鲜李子,土茶带着醇厚焦香,青皮红肉的李子脆甜多汁,朴素的风物满是乡土温情。午后,老徐带我四处闲逛。昔日荒芜的山坡,如今是数千亩整齐连片的蜂糖李种植基地。他介绍,早年这里尽是荒坡,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。得益于乡里流转荒地、修路通水、发展特色果业,外流的乡人陆续返乡扎根。

路边劳作的罗氏夫妇,便是返乡人的缩影。二人曾常年在浙江务工,孩子留守老家,常年骨肉

分离,甚至归家时孩子已认不出父母,如今在家乡果园务工,终得阖家相伴。除了果园,村里还建起规模化养牛场,返乡青年人才创业,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生力量。

傍晚的马摆河畔格外静谧,青石板步道蜿蜒两岸,柳桂成荫,凉亭错落。夕阳西下,白鹭掠水,老人临溪垂钓,岁月安然。当地更是坚守生态底线,婉拒溶洞商业开发,不逐短期快利,守护原生山水。十年蜕变,村落从破败荒芜变为秀美宜居。乡人奔赴归来,归根结底是这片土地重燃希望。沃土可谋生,山水可安居,能让人们拥有安稳体面的生活,便是乡村最动人的底气。

吴海贝